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概论

[法] 萨 伊 著



商务印书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9969

政治经济学概论

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法] 萨伊 著

陈福生 陈振骅 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概论

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

[法] 萨 伊著 陈福生 陈振骅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305-X/F·265

1963 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 年2月北京第6次印刷

字数 468 千

印数 5 000 册

印张 18 插页 2

(60 克纸本) 定价: 24.80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1月

中譯本序言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曾經指出：1830年是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崩潰和庸俗政治經濟學興起的“分水嶺”。這是指它們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界所占支配地位的更替而說的。其實，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在十九世紀初葉早已在英法二國產生了。

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的大革命推翻了封建統治，並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由於革命發展過程中階級鬥爭的日益尖銳化，尤其是在雅各賓黨掌握政權時期所採取的一些激進措施，資產階級的反動本性很快暴露出來，它從反對封建貴族的革命者變成為反對勞動人民和小資產階級左翼的反革命階級了。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法國的資產階級向代表它自己利益的經濟學家們提出創立適于替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庸俗政治經濟學的任务。如馬克思所教導的，這種庸俗政治經濟學的特点是：“……只在外觀上的聯系上面打轉轉，為了想要給最常見的現象以表面上也說得過去的說明，並且為了資產階級日常的需要，像反芻一樣，不絕咀嚼科學經濟學許久以前已經供給的材料，……又只把資產階級生產當事人關於他們自己的最善世界所抱的平凡而自大的見解組織一下，墨守着，並稱其為永遠的真理。”^①

薩伊(1767—1832)是完成這個任務的最適當的人。因為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及其大部分實際活動都同“資產階級生產當事

^①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5頁腳注。

人”有着密切联系。

薩伊出生于里昂一个大商人的家庭，很早就从事商业活动。不久去英国，他的教育是在英国时期完成的。他在那里既亲自看到了英国产业革命发展的情况，也可能讀到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1789年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开始时很吸引着他，尤其是当大资产阶级执政时期，他更为兴高采烈，积极拥护。但是当雅各宾党上台以后，他就离开革命而且成为它的反对者了。

在1794年到1799年間，薩伊主編《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并且在該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有关經濟問題的論文。1803年发表他的代表作《政治經濟学概論》。这部著作，由于反对拿破侖的經濟政策，曾被禁止重印。直至拿破侖失敗法国王朝复辟，才于1814年再版。在薩伊生前，共出过五版（以后三版，分别于1817、1819和1826年印行），几乎每重版一次都有修改。我們將要討論的这部中文譯本是按法文第四版翻譯的英文本轉譯的。

从1805年起，薩伊从事工商业活动——开办新型紡紗厂。到1813年才恢复研究工作。在拿破侖失敗以后不久，他即开始讲授政治經濟学，并于1817年发表《政治經濟学精义》——这是上述《政治經濟学概論》一书的縮本。在1828—1830年間，薩伊又把他的讲稿編成了六卷本的《政治經濟学教科书》。这部巨著所論及的范围虽然很广泛，但是它的基本經濟观点則是同《政治經濟学概論》一致的。

—

薩伊的《政治經濟学概論》由《导論》和第一篇《财富的生产》、第二篇《财富的分配》、第三篇《财富的消费》共四部分构成。这种

結構就是這本書的副題所以標為《財富的生產、分配和消費》的原因。

薩伊自己是極重視《導論》的。他在《導論》中首先規定了政治經濟學的对象和研究時應當採用的方法。接着以比較多的篇幅概述從色諾芬起一直到與他同時代的經濟學家止的關於政治經濟學發展的略史。在這裡，他特別推崇亞當·斯密。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他自己是亞當·斯密理論的解釋者和通俗而又系統化的作家自居的。同時他又指出亞當·斯密著作的一些錯誤或缺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認為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論是錯誤的，並說斯密的著作“缺乏條理”。在這部分里，他還批評了李嘉圖的抽象法。最後，他說明了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性，認為從國王大臣們一直到普通公民都應熟悉政治經濟學。因為當統治者同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對他們的各自利益知道得比從前更清楚時，他們就會發見這些利益並沒有矛盾”^①。不然，則“……人民鋌而走險，……聽信惡言，建立更壞的制度”（第52頁），那就不好了。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對雅各賓黨執政時期的激進措施，尚心有余悸，也可以看出他寫這本書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麼了。

第一篇雖然標題為《財富的生產》，但從內容上看，薩伊在這一篇文章中所論述的範圍是極為廣泛的。除生產領域的各種問題外，舉凡有關商品流通、經濟政策、對外貿易以及貨幣等等問題的討論，都包含在內。

照薩伊自己的說法，這一篇可分為二大部分。

第一部分從第一章到第十三章止，着重說明為進行生產所必不可少的各種生產要素。他從財富的定義以及財富同價值的關

^① 見本書第50頁。以後凡引自本書的語句，均只注明頁次，不再指出來源。

系开始,并說明了生产的意义,接着分別討論他所謂的生产的三个要素:劳动、資本和自然力尤其是土地。然后进一步指出:一切劳动的分类;生产三要素的作用——所謂生产性的服务;分工的利弊;資本的变形以及資本的形成和增加。最后論述所謂无形产品。

第二部分包括从第十四章起以下的九章。照薩伊自己所說,这一部分是“探討对生产起作用的各种外来和偶然原因以及阻碍或助长生产要素的作用的外来和偶然原因”(第136頁)的。他首先肯定了,只在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条件下,生产三要素才能發揮其最大生产力。其次,发表了不可能发生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謬論。他在这一部分中討論对生产发生作用的各种外来原因时,着重反对了政府的干預經濟活动和拿破侖的經濟政策,論证“干涉本身就是坏事”(第189頁)和“利己主义是最好的教师”(第186頁)这种資產階級生产当事人的平凡而自大的“真理”。最后,以二章的篇幅闡明貨幣流通和信用問題,也不过“咀嚼科学經濟学許久以前已經供給的材料”而已。

第二篇《財富的分配》。薩伊认为分配的对象是价值,因而他首先說明价值、收入的来源和价格的变动。然后指出分配怎样进行,并分別闡釋同生产三要素相对应的三种收入。最后提到产品数量对人口的影响。

第三篇《財富的消費》。薩伊首先說明消費的种类和結果,然后提到个人消費的动机和結果。他在这一篇中所着重探討的是所謂公共消費。但实际上他所說的是关于国家开支的各种費用、課稅和国債等財政問題。

二

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史家把薩伊在經濟學說史中的地位捧得很

高，认为他是亚当·斯密学說的继承者和在西欧大陆的傳播者，并把他当作古典經濟学家之一。他們所根据的就是薩伊的这部《政治經濟学概論》。

亚当·斯密在《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固然是以財富即物，以及物与物之間的关系为其研究对象，但他所着重研究的是在資產階級社会中的財富，也沒有故意避而不談人与人之間的关系。他在这方面的缺陷是把人与人的关系和物与物的关系混同起来，而不知道，人們之間的关系是通过物的关系表現出来的。薩伊在这本书的《导論》中一开始讲到研究对象时，就特別強調政治經濟学应当和“研究社会秩序所根据的原則的政治学”（第15頁）分离开来。就是說他主張經濟同政治分开，使經濟活动免受政治的干預而得以自由地进行。他所以会抱这种主張，誠然是借此来反对拿破侖的尤其是雅各宾党执政时期的政治，而更重要的原因則在于，抽去社会和階級的具体內容而抽象地空談一般經濟問題，以便于掩盖資本主义的內在矛盾和資本家对无产階級的剝削关系，从而庸俗化了亚当·斯密的理論而奠定了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学的基础。

大家知道，亚当·斯密的著作是充滿着矛盾的，在他的著作中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庸俗的因素。薩伊所继承的只是其中庸俗的因素，而对其中的科学成分則或者棄置不談，或者加以反对。

亚当·斯密的著作虽然是有許多缺点、錯誤和矛盾的，但它有自己的邏輯体系，而且研究的对象和总的自由主义的精神是始終貫徹全书的。可是，薩伊并不懂得《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部书的邏輯結構。他在評論这部杰出的著作时指出，它“……只不过是一大堆杂乱地放在一起的……不齐整的奇妙的創造性理論”（第19頁），“許多地方都欠明晰，全部著作都缺乏条理。要想透

彻了解他，就必须把他的见解加以整理，细细体会”(第31页)。

看来“整理”是必要的了。萨伊是从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开始“整理”的。他说政治经济学是“阐明财富确是怎样生产、分配和消费”(第43页)的科学。根据这个定义，把政治经济学划分为彼此相互独立的三个部分，“而在谈论生产的‘部分’中，不是运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范畴，而是运用属于一般劳动过程的范畴，用这种空洞的废话来抹杀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①。萨伊正是抽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剥削关系而空洞地谈论生产的。这样，他就把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为像物理学一样的按照所谓自然规律建立起来的技术科学了。用这种办法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当然是很方便的。无怪乎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家要把萨伊捧上天，认为他是政治经济学的“严格的科学方法”的创建者。他的这种分部法，在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稍加变更地(有的略去消费而添上流通，有的则划分为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部分)沿用很久，这并不是偶然的。

大家知道，消费和分配是同生产有着密切联系的；在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中，生产起着主导作用。事实上，分配和消费决不能离开生产而又彼此分离各自独立。所以，萨伊的这种分部法，只不过标志着亚当·斯密理论的庸俗化而已，在科学上是毫无意义的。

可见，萨伊固然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继承者，但他所继承的不是斯密著作中的科学成分，因而决不能把他算作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之一，他是继承而且还“发展”了斯密著作中的庸俗成分，因而只能把他看作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倡始者之一。

^①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6页。

三

薩伊既然抽去了社会經濟形态和人与人之間的关系，就只好从人与物的关系方面来談論生产問題。他认为除任何人都可以无限制地享用的像阳光、空气等天然存在的物品以外，凡是能够用来滿足人們各种需要的物品都是在生产过程中創造出来的。他认为生产的意义在于，通过各种因素协同活动使自然界本来就有的各种物质适宜于用来滿足人們的需要。因此，“所謂生产，不是創造物质，而是創造效用”，“人力所創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第59頁）。

他认为由于生产出来的物品具有效用，因此人們就給这种物品以价值。照薩伊的說法，物品价值的唯一基础是它的效用。很明显，他把价值和使用价值（即薩伊所說的效用）混为一談了。这种观点当然是极錯誤的，因为使用价值只不过是价值存在的物质条件，但决不是价值的基础。如果再考虑到亚当·斯密已經区别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則薩伊这种見解的錯誤和庸俗就更清楚了。但这一点对薩伊來說是很重要的。因为薩伊的这种观点不仅仅是庸俗化了亚当·斯密的理論，而且是他用来反对斯密的劳动价值論的工具和引出他自己的生产三要素論的根据。

誰都知道，使用价值絕不是人的劳动所能单独創造的，薩伊既然把它和价值混同起来，就一定会反对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論。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論，一切財富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劳动又是价值的尺度。薩伊认为，斯密的这种观点是錯誤的。在他看来，“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資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第75頁），不能仅归因于劳动。

这样，薩伊从他的效用是价值基础的“理論”引伸出生产三要素論。他所理解的这三个生产要素都沒有历史的和社会階級的具

体内容,而只是指劳动一般、生产资料 and 自然力尤其是土地。在他看来,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人们只要进行生产就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被抹杀了,它的种种矛盾和阶级的剥削关系当然也就都被掩盖起来。以这样的“理论”来替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当然是很方便的。

其实,李嘉图在当时就早已指出:自然力只是同产品的使用价值有关,它对于价值是毫无关系的;生产资料也不能创造新价值;能够创造新价值的唯有人们的劳动。所以,萨伊这种“理论”的错误,很早就已被指出来了。^①但是由于它很适合于辩护的目的,才为以后的庸俗经济学家所推崇和应用。

总之,依照萨伊的观点,生产有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共同协力生产出物品的效用,这种效用就成为该物品的价值的基础。萨伊就是这样把他自己的效用论同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对立起来的。

但是价值还有一个量的问题,因而成为价值基础的效用也不能不有量和尺度单位问题。我们要问:效用的量的大小如何决定?究竟用什么尺度来测定它的大小?萨伊不但没有说明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只是说到需要强度、效用强度等一些废话。不错,他倒是提到过效用的尺度。他说:“物品的价值又是测量物品的效用的尺度”(第60页)。萨伊是坚持效用是价值的基础的,那么他如果在逻辑上能够贯彻这种主张,本来应当告诉我们:由效用来测定价值并作为价值尺度的。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他以及他以后的所有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无论怎样探索都不能找到可以测定效用大小的客观标准尺度,因为这

^① 例如李嘉图对萨伊的这种“理论”所指出的错误。参看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3页。

種尺度單位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他只能因果顛倒地說什麼：倒是價值成為效用的尺度了。

但是，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我們仍然要問：價值本身的大小究竟如何決定呢？他說：“價格是測量物品的價值的尺度”（同上）。價格是用來購買一定量某種商品所付出的貨幣。這一點薩伊也是同意的。既然如此，價格理應由貨幣和商品的價值來決定了。價格雖然可以表現出商品價值的大小，但必須以商品價值和貨幣價值為基礎。薩伊在這裡把價值的大小如何決定的問題同價值大小如何表現的問題混同起來，並以後者去替換前者了。

即使如此，問題還是得不到解決。我們還是要問：那麼一種商品的价格又由什麼並如何決定呢？他認為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供求關係決定的。他說：“在一定時間和地點，一種貨物的價格，隨着需求的增加與供給的減少而比例地上升；反過來也是一樣。換句話說，物價的上升和需求成正比例，但和供給成反比例”（第325—326頁）。

這樣，薩伊當他的效用論不能說明問題時，就不能不借助於庸俗的供求論了。我們都知道，供求關係的變化只會引起價格背離價值而上升或下落，這種關係決不是決定價格的真正原因。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這種庸俗的“理論”曾不止一次地予以嚴厲的批評。他曾這樣寫道：“如果需求與供給互相均衡，它們就不再能說明任何事物，就不會影響市場價值，讓我們更加無從了解，為什麼市場價值恰好表示為這個貨幣額，而不表示為別的數額。”^①

薩伊在這本《政治經濟學》中不僅在許多地方談到供求論，同樣，他還在不少地方談到庸俗的生產費用論。他認為生產費用是

①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8頁。

价格的基础，是价格的最低限度。他曾說：“如果一个生产事业的产品不多于它的生产費用，那便沒有新价值的产生，因此也沒有新財富的創造”（第 218 頁）。他所說的生产費用是由工資、利息和地租构成的。依照薩伊的意見，构成生产費用的这三个因素分别是使用生产三要素所支付的代价，这样，为了說明生产費用又不能不考虑生产三要素的价值如何决定的問題了。

薩伊有时又把生产三要素叫做“生产手段”或“生产来源”。

当薩伊断言效用是价值的基础时，他是从物与人之間的关系来考察的。就是說，他认为商品能够直接用来滿足人們的需要，可以供人享受，有效用因而也有价值。但是有些生产来源例如一块地或一件工具是不能直接供人享受以滿足其需要的。那么，它們的价值又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这个問題倒是为薩伊所注意到而且予以解釋的。他說：“它們（指生产来源——引者）的价值基于它們所能創造的产品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指产品价值——引者）本身則起源于那个产品的效用……”（第 330 頁）。①

本来，生产費用論是一种沒有出路的循环論。如果我們可以把庸俗的生产費用論叫做小迷宮的話，那么，薩伊的价值論就可以說是大迷宮了。当他不能依靠效用論解決問題的时候，就求助于供求論；供求論失去作用的时候，他又陷入生产費用論；在要彻底說明生产費用即要說明所謂“生产来源”的价值的时候，他已回到效用論了。轉来轉去，始終找不到出路！

虽然如此，薩伊的“服务”也还是有所“貢獻”的，那就是他把早已有人发表过的各种庸俗的价值論，收集起来，左右逢源地灵活运用，借以反对古典政治經濟学的劳动价值論，掩盖資本主义的剝削

① 順便指出：薩伊的这种由产品价值决定生产資料价值的观点，同他自己的庸俗生产費用論恰好是矛盾的。

关系。

四

薩伊的分配論是以他的生产三要素論为基础的。根据他的理論，生产有三个要素，它們在生产过程中共同协力，各自發揮其作用而表現生产的性能。这就是人的劳力、“自然的劳力或自然的生产性服务”和“資本的劳力或資本的生产性服务”(第 77 頁)。

这三个要素所有者由于它們的服务而取得相应的报酬：工資、利息和地租。由劳动的服务产生工資，資本的服务产生利息，土地的服务产生地租。这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曾經予以全面分析批判的“三位一体”的公式：

劳动——工資；

資本——利息；

土地——地租。

照薩伊的說法，無論什么时代和無論什么地方，进行生产就必須具备这三个要素，而它們的服务也必然会使其所有者取得相应的收入。这样，他就把資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形式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消除而使它們变成为絕對的和永恒的收入形式了。

亚当·斯密曾經明白地指出，利潤和地租都是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或其价值的扣除部分，因而他“已經把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認識了”^①。而薩伊的“三位一体”的公式則表明資產階級社会的这三种收入是由不同的来源产生的，剩余价值就完全被抹杀了。这样，薩伊完全拒絕了亚当·斯密理論中的科学成分，而为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学的“利益調和”論打下了基础。

^① 馬克思：《剩余价值學說史》第 1 卷，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41 頁。

我們知道，亞當·斯密在分配問題上有科學的因素也有庸俗的成分。薩伊這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完全拋棄了斯密的科學觀點，而利用其庸俗的見解。這首先在工資問題上表現出來。

亞當·斯密一方面認為工資是勞動生產物或其價值的一部分，這樣就有可能揭露出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另一方面他又不加批判地使用“勞動價格”這個術語，認為工資就是勞動價格，從而又掩蓋了那種剝削關係。薩伊既然斷言工資是勞動服務的報酬，那麼勞動者已得到他所應得的全部代價了，因此，他們並沒有受任何人的剝削。不僅如此，他還硬說，低工資對於全社會都是有利的。他在反對西斯蒙第關於改善工人生活狀況的建議時曾說：“所謂低的工資率只對僱主有利的見解是不正確的。工資率的降低和跟着而來的競爭的不斷作用，必定使產品價格下降，因此從工資下降得到利益的乃是消費階級，或換句話說，整個社會”（第383頁）。這種論調的錯誤是極其明顯的。這裡只指出一點就夠了，即：它同薩伊自己的效用論也是矛盾的。因為商品價值的基礎既然是效用，而工資的降低決不會使商品的效用發生變化，因此也就不可能影響商品的價值。這種“理論”雖然是極其錯誤的，但由於它是替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強辯的一種工具，所以一直到今天還為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採取。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資本家，還利用它作為向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進攻的武器。例如，所謂凍結工資政策和以反對通貨膨脹為借口而限制工資的措施，都是以這個“理論”為武器的。

薩伊不但否認工人被剝削，而且還把工人和資本主義的企業家等同起來，認為他們都是勞動者。他把人的勞動分為三類：1. 哲學家或科學家的勞動，其任務在於闡明理論；2. 農場主、工廠主或商人的勞動，其任務在於應用；3. 工人的勞動，他們“在前兩種人的

指揮監督之下提供執行的力量”(第70頁)。照薩伊的這種說法，工人和企業家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他們都是勞動者，不過前者的任務在於“執行”，而後者則以“應用”為其任務。由於“應用”比“執行”更複雜更困難，因而企業家所得到的工資比較工人的高些罷了。這樣，他又把亞當·斯密的利潤論庸俗化了。

亞當·斯密曾經指明：利潤是歸資本家所占有的、從工人所生產的產品或其價值中扣除的部分，利息是從利潤派生的。薩伊把利潤劃分為“資本的利潤跟使用資本的勞動的利潤”(第400頁)二部分。前者是“對於資本的效用或使用所付的租金”(第394頁)，即資本生產性服務的報酬，這其實就是利息。後者則是企業家即薩伊所說的冒險家經營管理等勞動的報酬，這就是企業家的收入。儘管他在本書中說了一大堆利潤，例如什麼“一般勞動利潤”、“資本利潤”和“地產利潤”等等，實際上，他已把這個經濟範疇取消了。因此，依照他的觀點來說，“三位一體”公式中所包括的一個公式，不是資本——利潤，而是資本——利息。

薩伊一方面漫無邊際地使用“利潤”這個概念，另一方面又於實質上取消了它。這種自相矛盾的觀點，都在追求同一個目的，即便於為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辯護，並且為“利益調和論”奠定基礎。

薩伊擴大“利潤”這個概念是同他擴大“資本”這個範疇有着密切聯系的。在他看來，不但像工具、原料等等生產資料，連同工人所消費的生活資料和貨幣都是“屬於生產資本的範疇”(第70頁)的，而且認為工人的生產技能連同“做公務員的本領，也是一種積累的資本”(第130頁)。這樣，就必然會得出“就是普通工人，通常也自己預付一部分資本”的結論。照這種見解來說，既然工人也有“資本”，他的勞動也有“利潤”，那麼，他同資本家還會有什麼區別呢？在他們之間哪里還會有被剝削和剝削的關係呢？

另一方面，薩伊把利潤分解為利息和企業家的收入，這二種收入是由不同的來源產生的。這樣，他以為可以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了：既然企業家的收入是由於他們的管理和經營企業的勞動，那麼，其性質就同工資是由於普通工人的勞動是一樣的。他們之間當然就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更說不上有什麼剝削關係了。同時，利息和企業家的收入既然由不同的來源產生，當然，在貨幣資本家和機能資本家之間也沒有什麼利益衝突了。這樣，他又把這二類資本家在瓜分剩餘價值問題上所暴露出來的矛盾掩蓋起來。

這個庸俗經濟學家如此“巧妙地”掩飾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膿瘡”，把它說成多麼和諧！無怪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庸俗經濟學家們都要拍手歡呼他的著作，把他捧上天了。

可是，美妙的夢總是做不長的。薩伊的這種“妙論”不但在理論上毫無根據，而且也早為資本主義的現實所粉碎。我們在這裡，只指出二點就夠了。第一，無論薩伊如何說普通工人也有資本，甚至一個人本身也是“由每年用以教養他的款項累積形成”的資本（第375頁），但工人始終是受雇者和被剝削者；2. 在薩伊時代的法國已經有股份公司形式的資本主義企業，儘管資本家並沒有參加企業的經營管理工作，卻依然獲得利潤——而且在通常情況下，這種利潤總是高於利息的。這種事實無情地擊破薩伊的關於工人和資本家沒有利害衝突的“美夢”。

薩伊在地租問題上，不但庸俗化了亞當·斯密的地租論，而且他自己還發表了前後矛盾的見解。他一方面認為地租是土地的生產品服務的報酬，亞當·斯密的關於地租是從勞動生產物或其價值中扣除的一部分的論點，即地租是剩餘價值的一種表現形態的論點，完全被拋棄了。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地租是地主節約和發揮智慧的結果。他說：“一個土地所有者，由於注意，由於實行節約和

發揮智慧，年收入比方說增加五千法郎”(第 535 頁)。地主如果不親自經營農業，他如何能在農業經營上實行節約和發揮智慧呢？如果他自己經營，那麼他就已經不是以地主而是以農場主的資格來“發揮智慧”和“實行節約”了。很明顯，正如李嘉圖所正確地指出的，薩伊在這裡把地主和農場主混為一談了。^①

如果說，薩伊的效用論是用來反對勞動價值論的，那麼同樣可以說，他的分配論是反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尤其是李嘉圖的剩餘價值論的，並為後來由法國庸俗經濟學家巴斯夏建成完整體系的“階級利益調和”論奠定了基礎。

五

薩伊的生產三要素服務論和分配論，如上面所說，是他用來掩蓋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並“證明”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利益調和”的工具。同樣的，他的銷售論則是他借以“證明”產業資本家彼此之間的“利益調和”和反對政府干預，主張經濟活動自由的理論武器。

薩伊斷言：貨幣只是一種交換媒介，產品最後總是要用產品來購買的。“在以產品換錢、錢換產品的兩道交換過程中，貨幣只一瞬間起作用。當交易最後結束時，我們將發覺交易總是以一種貨物交換另一種貨物”(第 144 頁)。既然一種產品總是用另一種產品購買的，而作為購買手段的這另一種產品又是在生產領域中產生出來，因此，他說：“生產給產品創造需求”(第 142 頁)，“單單一種產品的生產，就給其他產品开辟了銷路”(144 頁)。

既然產品是以產品購買的，當然就不可能發生所有產品同時過剩的現象，而只會發生某種或某些產品的過剩。或如他自己所

^① 參看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 1962 年版，第 158 頁。

說，“某一種貨物所以過剩，……因為別的產品生產過少。”“正由於某些貨物生產過少，別的貨物才形成過剩”（第 145 頁）。

他又認為：某種產品過剩，其價格必下降從而減少利潤，另一種產品過少，其價格必上漲從而增加利潤，這樣一來，如果不是“政府當局愚昧無知或貪婪無厭”而橫加干預，則由於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的機器自動發生作用的結果，就會迅速地使各種產品的需求和供給趨於平衡，而消除某些產品過剩的現象。所以他說：“如果生產不加干涉，一種生產很少會超過其他生產”（第 145 頁）。

薩伊從此作出“利益調和”和經濟活動應當自由的四個結論：

第一，“在一切社會，生產者越眾多、產品越多樣化，產品便銷得越快、越多、越廣泛，而生產者所得的利潤也越大，因為價格總是跟着需求增長”（第 147 頁）。這就是說，所有經營生產事業的資本家之間是“利益調和”的；

第二，“城市居民從鄉村居民得到利益的真正來源，同時也是後者從前者得到利益的真正來源；他們兩者自己所生產的東西越多，就有能力向對方購買越多的東西”（第 146 頁）。很明顯，這是掩蓋資本主義社會的城鄉矛盾和“論證”它們之間“利益和諧”的；

第三，“購買和輸入外國貨物決不至損害國內或本國產業和生產”（第 149 頁）。這是用來反對拿破侖的經濟政策而論證對外貿易自由之必要的；

第四，“僅僅鼓勵消費並無益於商業，因為困難不在於刺激消費的願望，而在於供給消費的手段……。所以，激勵生產是英明的政策，鼓勵消費是拙劣的政策”（同上）。這是用來說明資本主義自身具有無限而順利地進行再生產的生命力，它用不着外來的幫助，從而反對馬爾薩斯的關於地主、僧侶等等不出賣而只購買的人的消費能克服生產過剩的那種見解的。

尽管薩伊自己极重視这种銷售論，自吹为这是顛扑不破的真理，尽管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把这种“理論”吹捧为薩伊在政治經濟學上的巨大貢獻，甚至像李嘉圖那樣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极推崇薩伊的这种“理論”，但它終究在理論上經不起批判，而且为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机的事实所粉碎。

薩伊在他的銷售論中，不但混同了資本流通（貨幣——商品——貨幣）和簡單商品流通（商品——貨幣——商品），而且又把簡單商品流通歸結为物物交換（商品——商品），才得出一切商品不能同时发生过剩的結論。这样，不仅仅由于貨幣参加流通使卖和买在空間和時間上都可以分离从而发生的危机可能性被掩盖起来，而且还歪曲了和抹杀了資本主義生产的特征：价值尤其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危机可能性轉化为现实性的原因，即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生产社会性和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当然也就无从发现了。只要指出物物交換和商品流通的區別以及資本主義生产的特点，薩伊这种“理論”的錯誤和毫无根据，就很明显了。

尽管薩伊的这种“理論”在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界一直流行到資本主義总危机初期（在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机以前），但它早已屢次为事实所駁斥过。馬克思說得好：“危机之規則的反复，已經在事实上把薩伊之流的饒舌，指为空談。那只在繁榮时期被使用；在危机时期，是要被放棄的。”^①

六

馬克思曾經說过：“庸俗經濟學家自己是不生产什么的”。^② 这

① 《剩余价值學說史》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04頁。

② 《剩余价值學說史》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6頁。

种評語对薩伊說來是非常确切的。他的这部《政治經濟学概論》只是继承和闡述亚当·斯密著作中的庸俗成分，使它具有通俗易讀和表面上系統化的形式而已。我們还可以指出：他的效用論的見解在加里安尼甚至杜閣的著作中早已有了，供求論在洛克的著作中已有比較完整的說明，生产費用論在斯图亚特的著作中早有所闡述；工資降低对全社会有利的謬論只是生产費用論更进一步庸俗化的論調；把利潤归結为企业主劳动的收入的意见，曾經为亚当·斯密所批判过，这不过是資產階級生产当事人的最平凡的观点。甚至连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学家們吹捧为薩伊之最大貢獻的銷售論，其出发点“产品同产品交换”也是从重农学派的著作中剽窃来的。^①

从科学的意义上來說，薩伊虽然沒有生产什么，但他的这部著作，由于很适宜于替資本主义剝削制度作辯护，不但在十九世紀上半期已有欧洲各种文字的譯本，而且在上世紀下半期及其以后，他的各种“理論”也为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学各流派所发展。例如，他的效用决定价值和生产資料(即薩伊所說的生产来源)的价值由借助这种資料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来决定的論調，都为龐巴維克所继承和发展，而形成一套完整的主观价值論——边际效用論；他的由生产三要素的服务决定社会各階級之間的分配的“理論”后来由奥国学派发展成为归算論，并以之为其分配論的理論根据；他的資本的生产性服务論为英国馬歇尔和美国克拉克等发展成为一套較完整的資本生产力論。至于他的降低工資对于全社会都有益的論調一直到今天依然成为資本家向工人的生活水平进攻的武器，这在上面已經提到过了。

① 參閱《資本論》第1卷，第171頁脚注③。

考虑到这些情况，这部著作原文第一次发表虽然距今已整整一百六十年，把它译成中文出版，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因为通过对这部著作的分析和批判，必将会提高有关经济学說史一課的教学和研究的质量。

季陶达

1963年5月

目 录

原編者的話	5
緒論	15
第一篇 財富的生产	58
第一章 生产这个名詞的意义	58
第二章 各种劳动以及它們协同生产的方式	61
第三章 生产性資本的性质和它协同生产的方式	70
第四章 协同創造財富的自然力特别是土地	72
第五章 劳动、資本和自然力协同生产的方式	77
第六章 一切种类劳动的共同动作	79
第七章 人的劳力、自然的劳力和机器的劳力	86
第八章 分工的利弊以及分工可能达到的程度	93
第九章 利用商业的各种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协同生产的方式	102
第十章 資本在生产过程中所經歷的变化	109
第十一章 資本的形成和增加	114
第十二章 非生产資本	125
第十三章 无形产品或一产出便消費掉的价值	126
第十四章 財產所有权	136
第十五章 产品的出卖或需求	141
第十六章 从貨幣和貨物的活跃流轉所得到的利益	151
第十七章 旨在影响生产的官方規定的效果	154
第一节 規定生产性质的規則的影响	154
第二节 規定生产方法的管理的結果	191
第三节 有特殊权利的貿易公司	201
第四节 影响谷物貿易的管理規則	207

第十八章	由政府所作的生产努力而发生的对国民财富的影响	218
第十九章	殖民地和殖民地产品	223
第二十章	外来的暂时移民和永久移民对国民财富的影响	236
第二十一章	货币的性质和用途	240
第一节	一般性叙述	240
第二节	货币的材料	244
第三节	一种货物从充当货币所得到的增加价值	247
第四节	铸造货币的功用与铸币费	252
第五节	更动本位货币的标准	259
第六节	货币为什么既不是符号又不是尺度的理由	267
第七节	估计历史记载的金额时应注意事项	276
第八节	两种贵金属间无固定比价	282
第九节	货币应是什么样子	285
第十节	铜币或贱金属币	291
第十一节	更可取的铸币形式	293
第十二节	谁该负担硬币磨损的损失	294
第二十二章	货币的符号或代表	296
第一节	汇票和信用证	296
第二节	存款银行	299
第三节	发行银行或贴现银行；钞票或兑现纸币	301
第四节	纸币	313
第二篇	财富的分配	318
第一章	价值的根据以及供给与需求	318
第二章	收入的来源	328
第三章	价格的实际变动和相对变动	334
第四章	价格的名义变动和金銀块与硬币所特有的价值	344
第五章	收入在社会中是怎样分配	353
第六章	什么生产部门给生产力生出最充分的报酬	361
第七章	劳动的收入	365

第一节 一般劳动的利潤	365
第二节 科学家的利潤	370
第三节 老板、經理或冒險家的利潤	371
第四节 劳工的利潤	375
第五节 現代人从产业进展所得到的独立	384
第八章 資本的收入	387
第一节 有息貸款	387
第二节 資本的利潤	400
第三节 最有益于社会的資本使用	403
第九章 土地的收入	406
第一节 地产的利潤	406
第二节 地租	412
第十章 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得到收入的影响	415
第十一章 产品数量怎样影响人口	419
第一节 和政治經濟学有关的人口	419
第二节 国家产品性质对于人口在各地区之間的分配的影响 ..	430
第三篇 財富的消費	436
第一章 各种的消費	436
第二章 一般消費的結果	441
第三章 生产性消費的結果	443
第四章 一般的非生产性消費的結果	446
第五章 个人消費——它的动机与它的結果	452
第六章 公共消費	464
第一节 公共消費的性质与一般結果	464
第二节 国家消費的主要目的	474
第七章 对公共消費有实际貢獻的人	498
第八章 課稅	501
第一节 各种課稅的一般影响	501
第二节 各种課稅方法与各階級的負担	516
第三节 实物稅	532

第四节 英国土地稅	534
第九章 国債	536
第一节 国家举債及其后果	536
第二节 公共信用和它的基础以及危及它的健全的情况	541
附录 I	548
附录 II	548
譯名对照表	550

原編者的話

自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一部深奥的独创性著作出版之后，在欧洲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論著，得到人們普遍的注意和受到有能力批評家显著的称贊的，沒有一本比得上薩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論》。这部书第一版是1803年在巴黎出版的，以后重版过四次，每一次作者都曾加以修改。本书并曾譯成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其他文字。現在欧洲設有这一高等普通教育新的重要学科的大学，一律采用它为課本。我們自己最負声望的学校，也有几个采用从前在美国出版的本譯本的两个版本为課本。

沒有疑問，到目前为止，在所有已經問世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著作中，这一本是条理最分明、包罗最丰富和經過最精細的熟慮的了。它包含关于这門广博和困难科学的一切可靠与重要学說的明了和有系統的观察，按照这些学說的正当次序与关系加以說明。作者所使用以辯护他的原理的推論，除少許例外外，都合乎邏輯和正确。他用清晰而明了的語句陈述这些推論，并引用了最全面和最滿意的实例作为佐証。在进行各部分的研究时，他全是严格遵循归納推理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他完成了許多复杂财富現象的将近全面的分析，从而能够有充分证据地創立和制定关于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費所依存的簡單与一般規律。他在研究过程中所犯的一些微細錯誤，編者认为并不足損及本书的一般正确性和一貫性，虽然无疑总是白圭之玷。这些錯誤很少。如果我們回想书中所制定的主要基本原理，我們便不难看出这些錯誤所含蓄的

不正確結論，并加以駁斥。這些結論顯然和上述基本原理齒柄不相入。

大名鼎鼎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的作者，已經給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奠定了基礎。他還指出和舉例證明研究這門科學可得良好結果的唯一方法。撰寫同一問題的許多有名作家，有的在斯密之前有的在斯密之後，也對它的理論有所發展和闡明。儘管前者具有科學天才和卓越的智慧，而許多後者兼有華美的才能和堅毅的勞動精神，對於作為這個重要學科的基礎的那些最疑難和最深奧的問題，他們都沒有足夠的能力作出完全和正確的解答。但薩伊先生在他們的寶貴勞動和他們所收集與所整理的材料的幫助下，依照他們所奉行的路綫進行研究。他以和這門科學的重要性相稱的精密程度，檢查它的原理所提示的各個特殊現象的一切方面。通過摒除一切偶然現象，他終於探討出上述特殊現象的根本規律或原理。

於是，我們的作者採用歸納研究方法，非常嚴密地和合理地陳述價值的真正性質，推定價值的根源，又明了又正確地提出價值學說的解釋。因此，他對財富所下的定義，比任何以前研究同一問題的人所下的定義，更加精密，更加正確。亞當·斯密博士所不十分適當地稱為勞動的人類勤勞的作用、自然力的作用、資本的機能、這三種因素的相對貢獻以及它們如何協力從事生產的方法，所有這些都由我們的作者首次明白地而全面地指出並舉例說明了。這樣，他就成功地說明了生產如何進行以及如何把價值授與農業、工業和商業產品。他區別生產性消費和非生產性消費，從而揭示資本的正確性質和它在生產上的作用，由此證明為什麼節約是國民財富的泉源。這些就是這位作者所作的特殊的和獨出心裁的理論，而這些理論又是他對於所觀察現象的深思熟慮的結果。他把

从这些理論演繹出来的原理以及其他以前业經确定的原理，結合成为一个和諧的、一致的和美妙的学理。

可是，这些可靠和很确定的論旨的一部分，却受到与我們的作者同时代的两位杰出的有名經濟学家即李嘉图和馬尔薩斯先生的非議与反对，认为不得要领和难以承认。他們提出别的关于价值性质和来源的学說，这些学說似乎很有理，以致現時一些最精明的理論家，也未留心，不加反对。这两位作家对他們的学說所加的数学色彩，吸引和迷惑了他們的最有理智和最聰明的讀者，使他們把那些經過研究和分析就可看出只是似是而非的臆說，奉为科学真理。这样，一个完全沒有根据的价值学說，竟受到大不列顛一家重要杂志的贊揚，說“它的邏輯性和明确性不下于它的深奧性和重要性”。因此，我們的作者感觉有必要檢查那些用以支持他的反对者的意見的論点，借以探究它們的正确性。他还感觉有必要进一步檢查他自己所提出的原理，使得可确信他从这些原理演繹出的結論，在任何情况下不至归于无效。

讀者可从薩伊先生为李嘉图《政治經濟学及賦稅原理》法文譯本所作的注釋中，看到薩伊对李嘉图錯誤理論的駁斥。据編者的意見，这駁斥极其巧妙，无可爭論。編者认为薩伊对该书第二十章《价值与財富和它們的特性》所提出的詰难，决定了一切，沒有可以反駁的余地。編者相信，李嘉图先生的价值学說所包含的錯誤，是由于他深望把亚当·斯密博士所提出的不严密和不正确主張即交換价值完全来自人类劳动的論点弥縫得首尾一貫。薩伊先生在上述注釋里完全揭穿了这些錯誤，证明李嘉图先生一連串的推論，都是建立在不正确假設的基础上面。我們必須承认，李嘉图是一个无畏的、絕不妥协的理論家。他总是极其直接地和大胆地从他自己的前提出发以至作出結論。但由于他缺乏精細的分析力以配合

他的强大推論力，因此在作出前提时他往往看不出言辞的含糊，在推論过程中往往不自觉所用的名詞的意义的变更，而他的結論所以出毛病，就在于此。由此可見，李嘉图所陷入的基本錯誤，与其說由于他的推論还欠精密，无宁說由于他所用詞語不大适当和过于概括。在写給馬尔薩斯先生的信中（这些信已經由里克特先生譯成英文），薩伊先生极其明白地、公平地和令人滿意地討論这两位杰出的政治經濟学家的爭点。凡是公平的、无偏見的批評家，一定会认为这些信結束了他們之間的爭辯。

編者不打算繼續討論我們的作者的爭論性写作的优点，因为这样做跟这里的目的不合。据編者的意見，凡公平的研究者，如果肯費点心力仔細檢查他們的論爭的全部根据，一定会发觉这些写作成功地证实了他的伶俐的反对者所攻击的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当政治經濟学的研究更加普遍地成为初期教育的基本学科时，这个論爭所牽涉的那些把政治經濟学作家分成門戶的大多数艰深問題，一定会得到結論。它所引起的有益知識的增加，将比任何爭論性的直接辯駁更有效地消除引起这些爭執和誤解的偏見。

对这一門科学的发展有濃厚兴趣的英国喜好思考的讀者，現在深知并非常重視薩伊先生的《政治經濟学概論》的巨大优点。这門科学，有如斯图亚特所說，“是以改善社会为目的，但不是使用叙述新制定的制度的方法来实现这目的，而是使用开导实际立法者使他們知道什么是正确政策的方法来实现这目的”。因此，正确理解它的原理，和人类的繁荣与幸福息息相关。

在提到薩伊先生这部书时，李嘉图先生說，“薩伊先生不但是正确理解和应用斯密的原理的第一个欧洲大陆作家或第一批这种作家中的一个；和所有其他大陆作家比起来，他尽了更大的力量把这个进步的和有益的学說的原理介紹給欧洲国家，而且成功地把

政治經濟学这門科学組織得更合邏輯、更能增益人的智慧。此外还以种种議論丰富了它，这些議論又新穎又正确又深奧。”

英国讀者业經在相当长久時間內拥有本书的普林瑟先生的优良譯本。英譯本的第一版，1821年春在倫敦出版。譯笔既生动优美，又忠实于原文。从一切角度看来，它和原文比起来毫无逊色。我們現在不加任何增减地把它介紹給美国讀者。

在譯者认为原文应加的注釋中，譯者枉費心机地試圖推翻原作者所制定的一些基本原理。其实，正如构成它們的根据的事实是固定不变那样，这些原理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普林瑟先生更透彻地研究薩伊先生对于价值問題的理論观点，如果他熟习薩伊先生在附在李嘉图的著作的注解以及上述写給馬尔薩斯的信所提出的对这些原理的有力和成功的辯护，他就会发見这些原理是由事实演繹出来的基本通則，按照推究哲理的最正确規則，薩伊先生可以把它們定为一般規律或原理。普林瑟先生似乎沒有这样做过。無論如何，普林瑟先生在沒有进行这种研究之前，不應該貿然对政治經濟学的这些基本原理肆行攻击。

因此，我們把英譯者这部分的注釋，即和这門科学的十分确定原理相抵触，而且只以李嘉图先生和馬尔薩斯先生的假設为根据的部分，完全略去。編者认为他沒有义务帮助錯誤想法的流布，这些錯誤想法会扰乱和分散讀者研究一个非常深奧或困难的科学的心思。至于譯者的其他注釋，也就是那些根据从大不列顛和它的殖民地的实际情况說明本书的其他原理的有趣味和有价值的注釋，則保留在本版中，这些注釋是正当和有益的。譯者对于限制政策和禁止政策的有害性质和傾向的評論，特別值得重視，这些評論极其充分地证实作者对这問題所作的一切重要結論。企图利用非常的鼓励方法把超过某些生产部門自自然然所使用的数量的資本和